

关中记忆

张力 文
郝成院 绘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关中记忆

张 力 ◎ 文 郝成院 ◎ 绘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中记忆 / 张力, 郝成院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224 - 11826 - 1

I. ①关… II. ①张… ②郝…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6686 号

关中记忆

作 者 张 力 郝成院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18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1826 - 1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爷爷去世了	1
妈妈的纺车	4
园子爷	7
园子婆	10
爷爷的大老碗	13
二伯的心愿	15
爷爷的大房梦	17
父亲	19
碾坊	23
猪儿肥了	26
油灯	29



娃娃亲	32
牛车·马车·架子车	36
二姨的婚事	39
舅家	43
捉蚂蚱	46
甜甜的记忆	49
玩泥巴	51
柳笛声声	53
滚铁环	56
她抓垃我弹球	58
打包子	61
桑叶·桑葚·我	63
故乡的月	66
撵兔	69
打猴儿	72
上学了	74
童年的冬天	77
看电影	80
风筝的联想	83
夏天的记忆	85
到远方去	90
自卑的枷锁	92
一场垒球的代价	95
白球鞋	98
草庵子	100



赤脚医生	103
武力崇拜	106
红小兵	109
胆怯	112
楼柴火	115
放学后	117
拾粪	120
拾麦	122
割麦	124
编草帽	127
打胡基	130
上地了	133
纳底子	136
春耕	139
自留地	141
缴粮	144
翻红苕	147
钢丝面	149
清汤面	151
豆腐脑担担	154
爆米花	157
老家的锅盔	160
乾州挂面	163
玉米搅团	165
记忆中的社火	167



挑灯笼	170
邻居	173
土匪四爷	176
弦板腔皮影戏	178
秦腔自乐班	181
门前	185
拜年	187
大年三十	191
丢方	194
燎花花	196
听房	199
老井	202
端午节	205
我们是山西大槐树下来的	209
抢菜刀磨剪子	212
家乡的集会	215
叫街	218
歇凉	220
修补的日子	223
换粮	225
涝池	228
吃派饭	231
学步	234
自行车	236
顶神	239



关中火炕	242
卖丝线的来了	245
棉花的情结	247
大槐树下	250
惯娃	253
涝池旁有棵皂荚树	256
儿的心在石头上	259
叫花子马十三	262
饲养室	264
一头沉	266
爷眼倒过了	268
张瑞之死	270
附 录	274
后 记	277



爷爷去世了

爷爷去世已经三十年了，但在我心里，还如昨天。

那年我刚到法院参加工作，“严打”如火如荼地开始了，一天到晚连轴转，没有闲的时候。开始，我在刑事审判庭工作，只是个书记员，工作也不熟悉，一时还插不上手。自从调到院办公室后，写简报，印材料，汇总数字，忙得晕头转向。

记得家里电报来的那天，是个周末，主任让把本周“严打”进程情况报上去再走。数字分类太复杂了，按案件性质分，按年龄分，按身份分，按时间段分，按判决是否生效分，按刑种刑期分，重点七类案件……稍不注意，数字就对不到一块啦，而且越急越出错。等给省院报完材料，紧赶慢赶坐上了去咸阳的最后一班车。到咸阳，天已黑了，没有回家的车了，只好住在咸阳。那个时候，没有出租车什么的。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爷爷去铜川找我，雨很大。他戴个草帽，穿个破胶鞋，拄着拐杖，在铜川沟沟岔岔，满世界寻我，喊着我的名字。梦醒后，我再没有睡着，等到天亮，我坐第一班车回到家。

走进村口，就有人问我：“你咋才回来？”

我随声应道：“是啊。”虽有点疑惑，但我还没想到爷爷已经去



世了。

上个月就发过一回电报，说爷爷病重了，回来了几天。爷爷病稍有好转，就催我回单位：“你做的公家事，耽误不得。”那时候也确实忙，就走了。



临走还约好，等他病好，把他接到铜川，享几天福。爷爷说等你娶了媳妇再去。我非让他病好了就去，他勉强答应了。

没想到这回真的要离我而去。

当进村不远，看见我家门上白对联时，我昏倒了。

“爷爷，您咋不等一等您的孙子啊。连最后看一眼您孙子都不看，就这么忍心地走了。”我哭得死去活来。

爸爸告诉我：“你爷爷临去世，清醒了一会儿，说他做了个梦，去铜川找你了，雨下得太大，没有找到你。”我从此相信在特别亲的人之间有一种信息存在，有心灵感应。

我从小随爷爷长大，跟他睡觉，跟他上地干活，跟他去马嵬坡车站看火车，也听他的话，书念得好。



在农村，头一个孙子，都随祖父母生活。我婆去世早，我没见过。我爷爷把我这个大孙子看得很重，希望我能成才，给张家先人争口气。我考上大学，他比我还高兴，到我学校去了一趟，回家给人到处显摆：“我孙子领我去看钟楼、大雁塔，给我洗脚。”

爷爷，您怎么能走？您知道吗？孙子是为了能在身边服侍您，才没服从学校去外省的分配啊。我刚参加工作，有了孝敬您的能力，您不能这么走！我知道，您不爱麻烦别人，但我不是别人呀！我是您的孙子。任我怎样哭，爷爷也不应一声。

我在爷爷灵前跪了整整四天，瞌睡了就打一会盹，一双皮鞋跪折了。轮到我这个大孝子奠礼时，稳重地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把乐人累坏了，唢呐都变了调，我重重地谢了乐人。他们说，这样隆重的奠礼，多年没有遇见了，围观的邻居也啧啧称赞，要这样的孙子值了。

在公墓里，爷爷的坟最小，一方水泥小碑子，不显眼。后来埋的坟越来越大，碑子也越来越高。我有时也想：给爷爷重立一块大碑子，又一想，爷爷无时不活在我心中，我身上流着爷爷的血，我与人为善的性格就是爷爷在我身上的复活，有必要再立一块大碑子给别人看吗？！

明天就大年三十了，我想回家看看爷爷。



妈妈的纺车

纺线
成院写



妈妈姊妹六个，她是老大，拖累大，嫁到父亲家，心还在娘家。操心着弟弟妹妹们穿的，也就是说她娘家承担的作用未变，出嫁只是位置变化而已。为这，爸爸与妈妈没少吵架，惹得爷爷也不待见。

妈妈就是哭成泪人，也不会把手中的纺车停下。外婆一个人根本就拖不动这个家。没想到的是，生我的第二年，外婆又添生了小姨。妈妈太累了，撂不下娘家，放不下婆家，就这样一个人硬撑着。



我婆死得早，就盼着有一个女人操持这个家。娶了一个半心半意的媳妇，撘到谁都躁，这就是我们家矛盾的总根源。

我从小就躺在妈妈的纺车怀里，听着那永不歇息纺车的嗡嗡声进入梦乡。月亮是那样的圆，星星是那样的繁，夜风是那样的轻，我在梦中睡得是那样的甜。棉线随着妈妈手的扬起而从棉捻子里拉长，在纺车的转动中棉线穗越来越大，妈妈的心也变得甜美，就像看到弟妹们穿上了新棉袄、新棉裤和新棉鞋。弟弟妹妹们能穿得鲜亮，能走在人面前是她的梦想和追求。

冬天的夜是漫长的，妈妈的纺车是不停的，纺两个棉穗的任务是艰巨的。妈妈不但要解决两家人的穿衣问题，还要织出卖布供爸爸去北山换粮，解决全家人口粮食不足的问题。睡一觉醒来，妈妈还在纺线。她不怕累，只要日子有奔头，就是腰累弯了，心也是甜的。

爷爷还在窗外喊：“纺线要那么亮的灯干啥？有个亮就行了。”

妈妈应道：“爸，知道了。”

妈妈把灯捻子拨得不能再小，就那一豆亮光，把妈妈的脸照得黄黄的，那眼睛含着泪水。由于她纺线织布换粮，给家里做贡献，爷爷不再嫌她纺线费油了，但还这样整天在窗外喊，她很委屈。其实爷爷就是喊叫惯了，一辈子节俭，不说不由他。其实妈妈何尝不节俭，已经到了吝啬的程度，这也是她的家啊，都过门七八年了，她已经认同这个家了。

鸡叫了，灯灭了，妈妈在叹惜中睡下了。

当晨光一缕缕从窗外射进来时，纺尘还在空中飞舞。棉被上一层白色的棉絮，我和爸爸都成了棉人，头发都成了白的，鼻窟窿都是棉花尘絮。

纺车的摇把被妈妈的手磨光了、磨细了，纺钉换了一个又一个，纺出了全家的美好生活，冬有棉，夏有单，尻子没掉过白絮絮，就是有个补丁，也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纺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我还不时想起妈妈的纺车，永远记着妈妈这一辈子所受的苦、所受的罪。妈妈，您不用再苦自己了，愿您长寿不老，多享几天福。

园子爷



园子爷去世多年了。

今天清明，想起了他，那慈祥的面容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成为不灭的记忆。

我爷弟兄三个，园子爷老二。解放前那阵，我们家过活还可以，五十多亩好地，槽里还拴着高脚牲口，又人强力壮。可他爱折腾，鼓动爷爷开染房，由于打仗，生意没做成，家败了，他就搬到荒园子住了。这



些都是听我爷爷说的。不过他还强词夺理：“要不是我，你们都定成富农了。”我爷和三爷，没人理他。

园子爷一辈子除了农业没好好干过，其他能想到的事他都干遍了。染房没开成，又学起了木匠，家具会做，架子车能打，房也会盖，就是不太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饿得不行，他又买了个土枪领着狗和我们孩子满地里学打兔打雁，兔肉较细，大雁肉最柴。六七十年代，有了架子车、自行车，他又学会了修车，整天两手都是油。七八十年代，他又扛个板凳，满街吆喝着抢菜刀磨剪子，都八十多了，还骑个烂自行车到处跑。跑不动了，躺在床上，他给自己买了个彩色电视机，在全村是头一份。为这，他和婶子没说到一块，吵了一架，单另过活。

园子爷脾气倔，只要他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非干到底不行。爷爷说他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不干，咋知道干不成？”他一辈子都看不上只说不练的人。爸爸与爷爷搁不到一块，一个看不上一个。爸爸说：“你成了一辈子精，成出什么眉眼了？”爷爷说这是骂他。父子俩吵开了：“你就当了个队长，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园子爷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在爸爸身上也有，但就是一个见不得一个。这可能是一山不容二虎吧。

园子爷没娃，要了我婆她妹子的一个男孩，要了对门自己人的一个女娃，也算儿女双全了。这是他一辈子一块心病，为这没少打园子婆，但他们还是恩爱过了一辈子。园子婆死了以后，他好半年都不和人说话，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当然，许多不可解释的事情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园子爷特别爱小孩，我这个长房长孙没少吃他买的好东西。我上大学时，他还给我钱，支援我上学。虽然钱少，但他尽力而为了。上大二时，暑假期间，家里盖房，园子爷是木匠，当然得给侄子帮忙。在递胡基（一种土制的形似大砖块的建筑材料）时，我不知想啥，忘了递，爸



爸拿起一块胡基就朝我头上砸下来。园子爷躁了，我俩决定一块罢工。其实正中爸爸下怀，他与园子爷正为盖房说不到一块呢。

令妻子感动的一件事值得一说。有一年回家过完春节，要返城。我和妻抱着孩子在路边等车，等了好长时间不见车来。天下着大雪，很冷，孩子直哭。园子爷看见了，把孩子包裹在他皮袄里，与我们一起等，孩子暖和得都睡着了。现在提起这事，妻还很感动。

园子爷虽然不是我亲爷，但家族的血脉也在我身上流淌，也有一点不服输的倔劲。

园子爷，我以此文当纸钱遥祭您。